

献给曾经和正在遭受欺凌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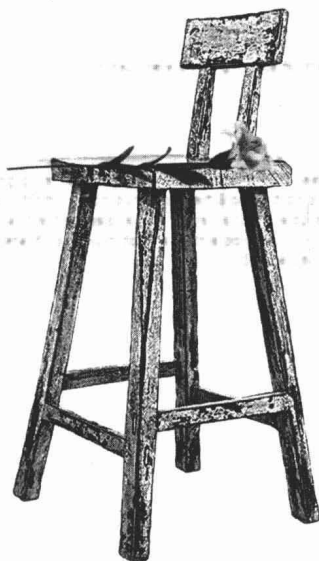
艾玛 / 对不起

阿曼达·马西埃尔 著 熊钰 译

作家出版社

艾玛 / 对不起

阿曼达·马西埃尔 著 熊钰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16-043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艾玛, 对不起 / [美] 阿曼达·马西埃尔 著; 熊钰 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5063-8895-5

I. ①艾… II. ①马… ②熊…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4190 号

Copyright© 2014 Amanda Maciel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SA in 2014 by Balzer&Bray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14 by Hodder Children's Books

艾玛, 对不起

作 者: [美] 阿曼达·马西埃尔

译 者: 熊 钰

责任编辑: 宋辰辰

装帧设计: 王一竹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230 千

印 张: 9.875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895-5

定 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01 七月

“你是否曾经与帕特曼小姐发生过肢体冲突？”

“曾经什么？”

“你是否曾经——”

“哦，是的。嗯，对，我想在更衣室是有过那么一次。”

即使磁带录音机仍然运转着，这名律师还是在纸上写下：“总共有过一次。”而且，她已经知道了问题的答案。而且，法律事务所的那个实习律师也正做着笔录。我不应该去注意他有多帅，但他是这里唯一赏心悦目的人了。他也是这群人里唯一与我年纪相仿的人——那帮律师都40岁上下的样子，而那个女速记员看起来像是有105岁——而且，他是新来的，也许是因为现在正当夏天，法学院正好是假期之类的。这肯定会很不错。自从整个……事件发生以来，我耽误了高三学年^①的很多时间，所以我现在进了暑期学校。

以及这个地方。

① 美国大部分地方的高中为四年制，因此此处的“高三”并非高中最后一年。——译者注

“1月23日的事件就是这样？”

这名律师始终冷冰冰的，说话不带什么感情，一直浪费着大家的时间。她像是这家事务所一类的机构的头头，反正我不很清楚。通常我只会见娜塔莉。虽然她也好不到哪儿去，但至少她在谈话时会正眼看我。不过今天她也是在记着笔录，而且写字时都没怎么注意过我。也许他们只是在写各自的购物清单什么的。

娜塔莉突然抬头看着我，眉毛高高挑起。像是在说，回答这个问题。

“对，我想就是这样。那天是星期二吧？你知道的，因为我们就星期二和星期四有体育课，所以我觉得那天是星期二。”

那位从不进行眼神交流的律师点了点头，然后又记下了这一点。也许她写的是：芝麻菜、卫生纸、橙汁。反正我不知道。天呐，这样真的好无聊。

不出所料，整个过程一点也不像电视里演的那样。我是想说，我现在还穿着牛仔短裤。整个过程没有一点庭审的样子——比如，午后的阳光穿过大窗户洒落下来，而与此同时，我在证人席之类的位置上，声泪俱下地坦白着一切。显然，你甚至都不该去想着出庭受审，尽管那会比现在的情形精彩得多，即便不会让人多愉快，或者像电影里那样好玩。现在我们所有人都挤着坐在一间无窗的房间里，里面有张台面斑驳的仿木桌子（我觉得它无足轻重，但我还是已经盯着它看了足足三个小时了），房间里的灯光太刺眼，空调也吹得太猛，我甚至都感觉不到冷，只是麻木。

我觉得我已经麻木好一阵子了。

但是我并没有杀死任何人。

我偷偷地又瞅了那个实习律师一眼。他是个黑人，留着短发，皮肤极其平滑。他的皮肤颜色很深，在浅紫色衬衣的衬托下显得很好看。它让我想起了以前做美甲时经常用的一款指甲油，在那时去个美容院还不成什么问题。那时候，这件事还没有隔三岔五地出现在报纸上，在杂货店遇到的人们也不会咒骂我。而现在，即使我只是给弟弟们买些该死的薯条和辣酱，他们也会在过道里对我大吼大叫，嘴里满是恶毒不已的话。

之前塞尔夫人在英语课上教我们“讽刺”这个词时，我从未真正理解过它的意义，但我现在算是体会到了。现在我正是因为欺凌别人而反被欺凌。尽管如此，我从未试图去跟杂货店遇到的那些人解释这件事。妈妈说，他们只是些白痴，我应该无视他们。有一段时间里，我是同意她的看法的。

“告诉我们那天发生了什么。”

的确不错。娜塔莉整个夏天都在帮我度过这一切，但是我却仍然不大情愿。那个帅气的实习律师现在看着我，一本正经、面无表情，但是我敢打赌，如果他在杂货店看到我，他也会冲我吼叫的。

你这个一无是处的垃圾。你现在本来该和朋友待在一起的。

“嗯，好吧。”

每个人都暂时搁下了手中的笔，我顿时感到一阵口干舌燥。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我最喜欢的红色夹趾拖鞋，还有脚趾头上可笑的银色指甲油，随后我想起这样的情形在初中曾有过很多次。

八年级与布丽尔·格雷格斯成为朋友的那一年，我充满了绝望。我们被分到一组做演讲，我敢肯定，她如果看到我演讲时畏畏缩缩的样子，肯定会厌恶我。我不喜欢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但是布丽尔当时——现在也是——毫无惧色。她总是笑着面对全班，滔滔不绝地讲起死刑、leash laws或是任何我们所分到的演讲题目，而我就站在一边，做她沉默的小伙伴。尼迪先生^①（不骗你，那就是他的名字）总会说：“那么，莎拉，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语气咄咄逼人。然后我张了张自己像沙漠般干燥的嘴，还是什么也说不出，但布丽尔这时就会叽歪起来：“很明显她跟我看法一样，她包揽了所有的调查研究工作。”然后我们会得到一个A等成绩。

不管怎样，现在我又回到了口干舌燥的状态。而布丽尔也不在这里。我想，她应该是进行着她自己那边的谈话吧，在其他某个地方。她有了自己的律师，我们不应该再找彼此说话。两个多月以来，我们确实也没有再说过话了。

于是我来了这个地方，人们都指望着我能跟律师多说些布丽尔的坏话。因为老实说，这就是这些过程所要做的。比如说在更衣室经历的那该死的一天……那的确是布丽尔干的。关于艾玛遭遇的事情——的确不关我的事，实际上，那不关我们任何人的事。都是艾玛自己。没有人去给她把上吊的绳子系好。甚至在那之前，艾玛也不能说是无辜的。总之，她才是那个——

“华顿小姐？”

我觉得，我一直在不停地陷入长久的沉默。空调让我们每个人都保持着清醒，但是，在我喝了他们给的那瓶健怡胡椒博士^②以后，至少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我只是觉得有点精神恍

① 原文为Mr. Needy, needy一词意思为“穷的，贫困的”。——译者注

② Dr Pepper，一般译作“胡椒博士”、“萃菱博士”、“乐倍”、“澎泉”等，是美国Dr Pepper / Seven Up（七喜）公司生产的一种焦糖碳酸饮料。——译者注

惚。我还一直把那只空瓶子在手里转来转去。上面的包装纸已经变得松松垮垮，于是我开始把它往下扯，感觉像是在脱这个瓶子的衣服一样。我真想蜷缩成一团，睡上个一百万年。这些天我睡得可不少。要想让妈妈远离我的案子，要想不用跟弟弟们解释这一切，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了。说得好像能有什么方法去跟谁解释这一切似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好吧，那么，那的确是个星期四。艾玛当时正在换衣服。我意思是，我们大伙都在换衣服；那是在更衣室，因为我们必须得穿好衣服去上体育课。”

每个人又开始动笔记起来。我觉得很痒，感觉像是皮肤绷得太紧。我把重心移向身子另一侧，好让我在身下那张廉价办公椅上坐得更舒服一些。可是不行。我想知道那个实习律师是否觉得我漂亮，但是我随即意识到，没有人会觉得我漂亮，再也不会有了。他和其他人一样，也会觉得我是个怪人。而且，我很清楚自己看起来并不漂亮——我穿着毫无个性的毛边牛仔短裤，头发胡乱地挽起，还涂着少量睫毛膏。最近胃口不大好，我感觉自己瘦了，但瘦得不太正常。

我瞅了娜塔莉一眼，继续说了下去。“布丽尔问艾玛，为什么她，你也知道——为什么她最近经常跟迪兰说话。”

“你是说豪威先生？”

我小心翼翼，目不转睛，“是的，迪兰·豪威。我男朋友。我是说当时。”

而现在，则成了我的前男友。差不多就是这样，或者说某种程度上。

“帕特曼小姐说了什么？”

我移向椅子的另一侧，“她什么也没说。我意思是，那时

候她知道布丽尔讨厌她。”

“你凭什么那么说？”这位律师我并不认识，她在跟我说话时甚至都没有正眼看我。我对她的头发皱了皱眉，它那种金黄色泽会让老女人们觉得很年轻，但实际上，那只会比灰白的发色更让她们显得苍老、过时。

“每个人都讨厌她。每个人都知道她一直在和所有男生发短信，也知道她对迪兰十分着迷。布丽尔觉得她是个神经病，其他人也都这么想。”

我的声音大了起来，那个帅气的实习律师看着我，眼神略显犀利。我已经很久没再给谁说起过这一切了，我差不多快忘了人们有多讨厌我。现在甚至连娜塔莉听了这些也会叹气，好像她已经厌倦了我的废话。

但这并不是废话。每个人都将艾玛·帕特曼视为眼中钉。我们并没有杀死她，但是很遗憾，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喜欢她。而现在，既然每个人都认定是我们杀了她，或者说多少有点责任，那么我觉得我现在比她在世时更不喜欢她了。

“然后你和格雷格斯小姐做了什么？”

我并没有立刻回答，但是她仍然没有抬眼看我。“布丽尔骂她是个贱人，”我说，“我想我可能推了她一下。就一下。”

“你把她推到了储物柜上，是吗？”

“我想是的。”

“然后帕特曼小姐做了什么？”

“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做？”

“我是说，我觉得她在哭。”她总是在哭，我想再补上这么一句，但娜塔莉告诉过我不要“添油加醋”，尽可能简单地回

答就好。

“你觉得？”

“她是在哭，行了吧？”

“然后你又对她说了什么？”

我叹了口气，“我让她离我男朋友远点。”

“你还说过其他的话吗？”

“说什么？”

“我们有证词称，你……”那个顶着屎黄色头发的脑袋转向帅气的实习律师，他递给她一张纸，上面有几行字。“对，就是这个。你骂她是骚货？”

“好吧。”

“你是否骂过帕特曼小姐骚货？”

“嗯，我想是吧。”

“你不记得了？”

“我是说，我不记得是否在那天骂过她骚货了。”我记得曾把艾玛推到储物柜上。她的暗红色头发没有挽起来，当她身体自我保护似地微微退缩时，那些头发散成一堆漂亮得令人生厌的卷曲，落在了她的肩上，她像个无助的小女孩一样，一边退避一边哭喊，那种样子反而让我更来气。她呜咽着说了什么，我记得很清楚。她轻轻地举起了双手，可能是想表示投降，要不就是终于准备保护自己了——我不知道是哪种情况。或许我内心是清楚的。我想是表示投降吧。

这才是真正的“添油加醋”，尽管我也因此没有说出来。

“你是不是说，你在其他场合骂过她骚货？”

“我是说，我就觉得她是个骚货。我确定我是骂过她骚货。但我不确定我是否在1月23日那天骂过她骚货。”

每个人都停下笔来看着我，表情诧异，沉默不语。我的心怦怦地跳着。我没法直视任何人的眼睛。我只是看着桌子，期待着自己可以消失。

“我们需要休息一会。”娜塔莉说。这是整个上午她说的第一句有用的话。“我们休息十分钟吧。”

那位金发律师点了点头，似乎她宁愿去任何地方，也不愿和我待在这个简陋的会客室里。也许她不会再回来了——也许我可以回家了。

但事与愿违，我僵直地走到了稍微暖和些的走廊里，等着自己的脚恢复知觉。外面的等候区设有椅子，但是没有人等我。我今天自己开车来的。

“莎拉，”娜塔莉低声说，“你需要在这里冷静冷静。只剩下几个问题了，这很重要。”

我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踱步走向窗边。窗外是办公区花园的停车区。阳光在一排排四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闪耀着。只需看看，你就能知道天气有多热。但我胳膊上却生出鸡皮疙瘩。

我开始默默地数起所有的白色汽车来，而我的律师在一边不停地跟我说话。它们的数量很多，其中包括我那一辆，我在这里看不见它，因为我停在了另一边。我看见一辆银白色的奔驰，和布丽尔的那辆简直一模一样，我记起她车胎被划坏了，那是我们最早上新闻的时候。也许她现在有一辆新车了。我悠闲地将双手伸进了短裤口袋。右边口袋里有一张口香糖包装纸，我将它揉成了一个球。

娜塔莉终于安静了一会，而我正好数到了十六辆白色汽车。当她又开始说话时，我听见了。我意思是，我忘了隔离掉她的声音，于是它钻进了耳朵里。

“我们是在努力让你从这件事里解脱出来。一个女生死了，每个人都想让你和你的朋友为发生的事情负责。”

“但我们没有责任，”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们并没有犯下什么事。”

“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

“这件事就应该这么简单。”

娜塔莉深深地叹了口气。“我知道，但是它恰恰就不是那么简单。人们悲伤又愤怒，他们只希望看到你的抱歉。”

但是事情就是那样啊。

我并没有觉得抱歉。

艾玛一直是个勾引别人男朋友的贱人，一直到三月份她自杀那天都是。

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但她却彻底毁掉了我的人生。

当我回到自己那辆旧的本田雅阁里时，说实话车里面感觉像个烤箱一样。深色的衬垫吸足了每一分钟的阳光，所以说，即使我最终从那间该死的审讯室里解脱出来了，我也无法马上离开——我不得不打开车门，站在一旁，将风扇开到最大挡，等着车里的座位凉到可以坐上去。我小心地倚着后车门，尽量确保我的皮肤没有碰到车身的金属，然后我检查了一下电话。我只收到一条妈妈发来的短信，说的是取牛奶的事，还有就是我的免费手机应用上有个还没通关的游戏。

现在我应该去看心理医生，然后回家做学校的暑假作业。这真的是有史以来最有意思的夏天了。人们一直想知道，为什么我不会为艾玛难过。

我想知道布丽尔是怎样跟她的律师讲述更衣室那件事的。

似乎每个人现在都知道了某种说法。学校里大多数人都受到了某些人士的采访，当时在那个更衣室有很多人，我们同校的同学，以及艾玛曾经待过的学校同学。好吧，也许在更衣室也没有这么多人。不管怎样，至少没有一个老师。也没有梅甘·科利，那个唯一跟艾玛有些交情的女生。梅甘也有点骚，而且她们也不是一直都合得来。因为梅甘无处不在，甚至曾经和她妈妈去纽约上过《今天》节目。我觉得我和布丽尔对梅甘也不是太友好，因为她在面向全国的电视节目上直接骂我们是杀人凶手。

而现在，全世界都认为艾玛·帕特曼自杀是因为我们骂她是个骚货——而不是因为她确实是个骚货。那样就说得通了。

我把手伸进车里挥了挥，确定至少坐前座的边上是没问题了。汗水开始让衬衫往我背上粘，我对准一个排风口靠了过去，但并没有什么用。

我现在真正犯下的一个错误是，至少娜塔莉是这么说的，对于曾经刻薄地对待艾玛这件事表现得满不在乎。无论我怎样努力地解释，说艾玛也对我们做过让人恶心的事，说事情并不像指控书上说的那样是多大的阴谋，但都丝毫不管用。于是现在我请了律师，布丽尔也请了律师，几个男生各自也请了律师。我们一直相互指责着。没有人去指责艾玛什么。

我按时毕业的机会几乎已经十分渺茫。我可能再也不能上大学了。但是如果我再认真些，如果我努力争取，按照娜塔莉说的那样表示抱歉，哪怕是上了法庭，情况都可能会好转的。

他们所有人就是那么说的。但这并不是意味着，我就能上得了哈佛这样的学校。在整件事情发生以前，我并不是多么优秀的学生，我也不是说我是个多么优秀的人。这只是说——就

像布丽尔在事情发生后所说：艾玛倒是解脱了。大家老是在说，她无法活着为自己辩护——但是我还活着，这真的很糟糕。就好像是，某个人死了，所以每个活下来的人都不容分说是有罪的。

不过，在这个案子里，只有我们五个人有罪。面对各为其主的律师还有那些指控，我最大的愿望不过是可以不用承受所有的指责。

又过了一分钟，车子还是没有凉下来，我叹了口气，将穿着红色夹趾拖鞋脚收了进来，猛地拉上车门，试图用手指尖把车开出停车区。我喃喃地念着自己知道的所有骂人的话，几乎没有看见朝着副驾驶座的窗户走过来的人，直到她在窗上敲了起来。

“啊呀！”我尖叫一声，猛地踩下刹车，又阴差阳错地抓住了方向盘。我立刻感到手上一阵灼热，然后又咒骂了几句。

我听见车外边一个声音说道：“天呐，你个烂人，你差点撞到我了！”

是布丽尔。

我将车开回先前的办公区花园，在还没有到停车区的地方停了下来，然后下了车。大颗的汗珠沿着我的后背和脖子往下流，但布丽尔看上去却像朵雏菊一样清爽。她的确也穿着一件边上绣着雏菊图案的宽松白背心。

“嘿。”她轻松地说道，好像我们并没有整整十个月没有讲过话一样。我甚至没能在Facebook上和她说上话——娜塔莉让我妈妈注销了我的账号。那样也好，要是想起杂货店的人们是如何刻薄，我也完全不知道如何面对网民的反应。也许我本该自己注销账号，而不是每晚熬夜到两点，去浏览

人们在每张圈出了我的照片下留下的不计其数的失去理智的刻薄评论。成百上千的刻薄话，不计其数。外界满是对我的厌恶。

“嗨。”我生硬地回道。我肯定看起来像个疯子，差点开车撞倒她，下车的样子感觉像是车子着了火。我轻轻拉了下自己的衬衣，在它和我的后背之间放进一些空气，我努力微笑着面对自己（曾经的？）的闺蜜，想要说点什么正常的话。“你的，嗯——你的律师办公室也在这里？”我觉得自己说对了，我之前看到的肯定是她那辆SUV。

“嗯，是的。”她说道。她把头一偏，耸了耸肩膀，一头完美的桃红色头发散落在肩上，略显随意地卷曲着，光泽闪耀动人。我按捺着没去碰被自己无心弄得很乱的马尾辫。

尽管她看上去好像胖了点，但经历了这么久的夏日阳光，她并没有变得像我想象的那般黝黑。格雷格斯家后院有个很大的游泳池，所以通常每当秋季新学期来临时，我和布丽尔都晒得很黑。也许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整个夏天都待在房间看电视或者睡觉的人。

“整件事真恶心。”她说。她听起来并不像是真的觉得忧虑，只是觉得疲倦而已。或者也可能……她嗑药了？这句话我没来得及好好想想就开口问了。“噢，”她挥挥手继续说道，好像在优雅地驱赶着一只苍蝇，“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说话的。”

当她说那句话时，她的声音有些尖锐，好像是想不说，而她在跟我生气。“我——”我准备说什么，随即又打住了。突然间，我非常想念这位闺蜜——非常想念，那种感觉就像是身体上的疼痛，就像是仍然残留在我抓过饱晒太阳的方向盘后的手心的灼热。“你还好吗？”我终于说话了。

“还好吧，我胖了。”她说道，发出一声干巴巴的笑。当然，她并不胖。我摇着头，她又说：“不，我真的胖了。我再去也不能去健身房，我父母完全成了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我的天呐，艾玛真的把一切都搞得乱糟糟的，不是吗？”

她翻了个白眼，还是她一贯那种夸张的方式，我点点头，表示完全同意她所说的。天呐，这多么让人欣慰，在这些天之后，她还肯见我，她还能理解这一切有多难，她还没有讨厌我——

我想绕到车子那边去，张开双臂给她一个拥抱——即使我们从来没有那样做过——但是我还没有跨出半步，她的脸色就彻底变了，完全变回了那种随性的、无忧无虑的神情。

“啦啦啦啦。”她说道，把手往两边一甩，感觉差点就甩断了。她绝对是磕了药。“而你看起来瘦了，你个贱人。”

我低头看看，努力忍着不露出微笑或显得太谄媚。“谢谢。”我说，但声音异常平静。我用稍稍大点的声音又说：“你看起来气色不错，真的。能见到你真好。”

“是的，很好——好得你差点用车撞倒我！”她笑着说。声音又变得尖锐起来，我不知道自己是说错了什么。“不管怎样，你要走了，我只是想过来打个招呼。那么，你懂的，嗨！然后，拜拜！哈哈！”

就那样，我甚至没来得及回她一声“嗨”——或者“拜”，布丽尔就已经消失在一排排的汽车中了。

回到车里的时候，我关掉了空调。酷热反而让人感觉更舒服。不管怎样，我都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如果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了，热不热又有什么区别呢？反正现在总归感觉是呼吸困难。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舒畅透彻地呼吸过了。

02 一月

“我给你说——她肯定已经从别人手机里得到他的号码了。比如，可能从泰勒那里——”

“乱说。天呐，莎拉，你天真起来可真是天真。”

我自我保护似地拿起自己的化学课本，好像遮住胸部就能让布丽尔的话变成假的。好像我就能缩起来，假装自己的男朋友迪兰（遇见他是再好不过的事）不会收到另一个女孩的短信。假装自己不知道，因为我之前没发现有这么个女孩。

“你不用突然这么文绉绉，”我对这位所谓的闺蜜说道，但她仍然对我翻着白眼。

“好吧，很好，你个装聋作哑的贱人——这样行了吧？”她开始向化学课教室走去，我跟着她。她昂首阔步走过一群高四男生，他们全都向她点头问好，甚至在她走过去了以后还转过身一直看着。“你知道他们在一起上语言艺术这门课吧，”她对我说道，“你也知道，她不停地勾搭着雅各布还有泰勒，你要明白她是个肮脏的讨厌鬼。不要觉得她不会染指你的男人。”

“但他甚至都不认识她啊！”我讨厌自己尖锐的声音。我讨厌眼里泛起的泪水。我昨晚才为这事哭过；现在我不需要布丽